



帕米尔高原的生命美学

■文 张 卫

端,挥洒你们青春热血,在吾甫浪沟的生命禁区,彰显你们的男儿本色。我们哨位就是祖国的眼睛,我们的身体,就是祖国的界碑,领土圣神,不可侵犯!”塔吉克族人的信仰是盘旋高空的展翅雄鹰,几百年来,雄鹰伴随着他们保卫家园,陪伴着他们守疆戍边,雄鹰引领他们跨越冰峰绝壁和走出狂风暴雪,雄鹰是勇敢无畏的象征,是顽强意志的象征,雄鹰是塔吉克族守边人的图腾。正是植根于这些信仰,影片主人公拉奇尼退伍后,接过了父亲的牦牛皮鞭,接过了父辈的戍边事业,三代守边人与边防军人们如同高飞的雄鹰和屹立的冰峰显现出严酷环境下顽强的生命之美,我们因此对这里的山河与生命产生了崇高的敬意,这正是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描述的那种人们对严酷环境中伟岸的物象产生的移情作用,我们的心灵在这样的电影画面中感受到了一种粗犷的雄浑之美,也如同阅读古代流传至今的边塞诗歌,这正是西部电影美学的灵魂所在。

西部冰峰上的顽强生命除了哨兵和塔吉克族守边人外,还有牦牛。多少年来,牦牛们驮着边防哨所使用的物资跟随着守边人迎风冒雪在大板冰坡上艰难行进,无数次向哨所雪中送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塔吉克族守边人亲切地将它们称之为“战士”,可它们中如有“战士”在翻越陡坡的崎岖道路上将脊柱摔断了,驮队将无法带着它继续前行,只能将它永久地留在冰雪覆盖的山坡上,我们看到高高的山岭上,趴在地上不能动弹的“战士”不断抬头仰望望着主人,守边人在它身边痛苦流泪,留下它爱吃的苹果,哨兵们全体立正,向它致以崇高的敬礼!

这是帕米尔高原的生命之歌,它让我们心潮起伏,热泪长洒……

二、传记电影的叙事探索

这部关于守边人拉奇尼生平的传记电影,其叙事如何才能吸引观众,是主创们全力探究的目标,吸引观众注意极端的环境对生命构成的威胁,激发他们关注这里的生命能否存活,成为本片的叙事动力之一。观众不断地出现各种担心:“狼影红日”来了,被暴风雪吞没的骆驼队能否安全到达哨所?从冰河里捞出的冻僵守边人能否回暖复苏?探身进入深不见底冰缝的救王烈的拉奇尼会不会有危险,摔入当地为孩子们王烈能否被救出?刘红军的儿子刘朝前去“死亡之谷”吾甫浪沟能否生还?这一系列悬念不断激发着观众观众的担心和焦急,吸引着他们的观影注意力。

影片的当下叙事时空及其主线是第三代戍边人拉奇尼接刘朝到塔吉克自治县参加修路的过程,寻找父亲的足迹同时成为刘朝的主要行为,影片不断闪回两人的父亲一起戍边和共同修路的曲折故事,成为影片的副线,副线中父亲刘红军为复原后没有还乡留守当地成为儿子想破解的谜底,刘朝终于了解到父亲因在悬崖绝壁的缝隙中带孩子爬行上学路途途中,眼见面前的塔吉克小女孩摔下绝壁落入谷底冰河无法救援,就发誓要留在当地为孩子们修筑一条上学之路,这样刘红军的行为动因出现了因果解释,因果解释不仅符合人物的行为逻辑,还使得英模片中常见的好人好事罗列变成了因果连接的线性叙事,“寻找与揭秘”的类型讲述也使得故事充满张力。

三、亲如兄弟的民族友谊

影片从描写拉奇尼与刘朝的兄弟友谊开始,追溯了他们这辈的兄弟情来自于父辈的兄弟情。表现兄弟情本是类型电影的重要看点之一,香港类型片常常把兄弟情的展现做为影片的价值追求和主要叙事动力。但这部影片的兄弟情不只表现在类型片层面的好看上,更多地揭示了民族友谊和军民团结。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友谊是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形成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和相关民族政策,由于各民族政权之间的友好相处,由于各民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共同反抗压迫剥削,由于各民族的杂居通婚和人口迁居,各民族在不断地融合发展,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管理制度、文化习俗在保持自己独特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在互相同化,这使得民族友谊具有了历史性和原发性,例如新疆青河县维吾尔族老人阿尼帕·阿力马洪共养育了19个不同民族的孩子,全家由6个民族组成。

塔吉克族在十八世纪就开始了与中央政府协同戍边并守护家园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配合边防军戍守边疆更是成为塔吉克人的传统,三代守边人传承戍边的故事来自于与三国接壤的国境线上发生的历史真实。影片中我们连续不断地看到汉塔两族生死相依的动人情景:塔吉克守边人驼队冒着生命危险把边防物资送到哨所,也挽救了暴风雪中即将断绝的汉族军人的生命,汉族战士不断来到塔吉克村落,送这里的孩子们经过危险路段到远处的学校上学,军人刘红军经常给塔吉克族孩子带来糖果,帮孩子修飞机玩具,孩子们画了自己与刘红军在一起的彩色图画作为回报……长期的亲密无间,使得刘红军与拉奇尼的父亲巴依卡见面也要行吻手拥抱礼,巴依卡用鹰的一对翅膀做了一对鹰笛,一支给刘红军,一支留给自己,这代表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刘红军在修路塌方时,为救巴依卡的儿子拉奇尼英勇牺牲,拉奇尼继承刘红军的遗志长大参军,退伍后就进入了以刘红军命名的道班,每年维护刘红军带着亲人们修筑的这条友谊公路。拉奇尼对刘朝说,在我们帕米尔高原,情义是最珍贵的。巴依卡将刘朝视为自己的孩子,绝不让他去死亡之谷吾甫浪沟,刘朝为继承父志还是坚持去了哪里。在行进途中,由于高山反应,刘朝晕倒在冰河里,拉奇尼将他从水中救出,背着他爬过大阪送到医院……拉奇尼还救了汉族战士王烈,最后为救汉族儿童落水牺牲,被救儿童的母亲的前去向拉奇尼的父亲巴依卡下跪致哀,拉奇尼的父亲扶起这位年轻的妈妈说,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孩子,刘朝走到巴依卡面前说,从今往后,我就是您的儿子,年轻的妈妈也同样表达,巴依卡伸出双臂紧紧抱住刘朝和落水儿童的母亲……

拉奇尼的爷爷曾经说,这里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多大恩惠,多大忧伤,都经不住太阳的晒。是啊,帕米尔高原上居住着“离太阳最近的人们”——塔吉克等各族人民和边防军人以及西部开发的建设者们,他们共同修筑着、拓宽着这条现代化公路,让这些各民族人民情感交融的大爱之路阳光之路通达远方,连接五湖四海!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塑造可敬、可信、可亲的楷模形象

■文 康 伟

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鲜明的“天影”风格,塑造了“时代楷模”拉齐尼·巴尔卡的艺术形象,礼赞了拉齐尼·巴尔卡一家三代人护边守国、爱国爱疆的家国情怀,书写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丰富英雄人物电影化新路径、拓展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新空间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拉齐尼·巴尔卡在喀什大学进修期间,为抢救落水儿童而英雄牺牲,被追授“时代楷模”称号。拉齐尼·巴尔卡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人物。为英雄人物造像,在中外电影史上均有经典之作。英雄人物要有效转化为电影中的艺术形象,一个必须回答好的问题是:这个形象是否可敬、可信、可亲?不可敬,便不是英雄;不可信,便虚假,产生拒斥感;不可亲,便无法产生情感共鸣,产生疏离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将“可敬”寓于“可信”和“可亲”之中,有效构建起拉齐尼·巴尔卡这个艺术形象。

首先是讲清楚了人物的成长史、心灵史中的情感逻辑、精神理

辑。老护边人凯力迪别克·迪里达尔身体不好,但依然坚决要儿子巴依卡·凯力迪别克顶着极端天气闯进“死亡之谷”吾甫浪沟给边防部队送急需的物资;巴依卡·凯力迪别克接过父亲的重托,经历生死考验完成任务;边防战士刘红军与巴依卡一家和塔吉克群众结下深情厚谊,在退伍的路上毅然返回,决心留下来与大家一起修好孩子们上学之路,并立志不修好路绝不离开。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的拉齐尼·巴尔卡,其成长史、心灵史中的家国情怀、英雄情怀自不待言。刘红军为了抢救少年拉齐尼·巴尔卡,奋不顾身地把他推开,而自己却被滚落的山石击中头部牺牲,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千里迢迢来看他的妻子,见到的却是他的遗体。所以,观众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听到有人呼喊孩子落水,拉齐尼·巴尔卡会毫不犹豫地跳入冰窟救人。最终孩子得救了,而拉齐尼·巴尔卡则沉入冰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就是精神的传承。影片以刘红军之子刘朝自愿来到帕米尔高原修建盘龙古道,通过寻访父亲当年生活、战斗过的地方,通过与拉齐尼·巴尔卡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兄弟的交流,踏上寻根之旅并最终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方向和意义。这种贴着生活、贴着情感、贴着个人成长史和心灵史血脉展开叙事的表达方式,自然是在“可敬”中见“可信”、“可亲”,又通过“可信”、“可亲”深化了“可敬”。

其次是善于直面苦难,善于发觉苦难中的精神高度和情感温度。通过典型环境特别是严酷环境的呈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拉齐尼·巴尔卡和拉齐尼·巴尔卡们的精神世界铸就了厚重的底色。虽然本片是向拉齐尼·巴尔卡致敬之作,但他们一家三代和刘红军都堪称英雄,这是一个护边守国、爱国爱疆、无怨无悔、各民族一家亲的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境界,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直面严酷自然的挑战,即便献出生命也绝不退缩。片中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帕米尔高原的严酷环境。影片开头,以航拍的形式俯拍巴依卡·凯力迪别克牵着牦牛行进在茫茫雪原上,透出天地之间彻骨的孤独,不停打滑的牦牛,令人深刻感受到生存之艰难。伴随着传说中的“狼影红月”而来的百年不遇的暴风雪、雪中不断出现的被冻死的牦牛、因为不停在冰面打滑摔断颈椎而死亡英雄牦牛“汗恰”、围攻巡边员的狼群、不幸从悬崖险路落水身亡的巴依卡·凯力迪别克的女儿夏布娜、严重的高原反应……无不令人揪心。撼人心魄的一幕是,刘红军带着孩子们上学,从必经之路上的一道绝壁中逼仄的缝隙间艰难地向前爬行。这些极具震撼力的典型环境,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帕米尔高原生存的艰难,同时也深刻感受到生命的顽强,并且愈艰难愈顽强,愈艰难愈团结。刘红军在界碑前的退伍仪式上所说的“三头牦牛一口锅,三个木头搭地窝,储冰融雪当水喝”的豪迈气概,既形象生动地揭示了帕米尔生活之艰,更体现了不惧艰难、不屈使命的豪迈气概;刘红军送给巴依卡·凯力迪别克生日蛋糕,竟然是冰雪所作,既体现了他们亲如兄弟的友情,更体现了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以拉齐尼·巴尔卡一家三代为代表的塔吉克群众,以刘红军为代表的边防战士,就是在这样的严酷环境下,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写就了护边守国、爱国爱疆的人民史诗。另一方面,影片带着观众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对生命的尊重。对帕米尔巡边员来

说,牦牛就是无名的战士。面对摔断颈椎的牦牛“汗恰”,拉齐尼·巴尔卡不忍离去又不得不狠心离去,此时“汗恰”发出低沉的呻吟,并努力抬起头来望着拉齐尼·巴尔卡。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跑回来紧紧与“汗恰”拥抱,并和其他巡边员一起向“汗恰”庄重敬礼,将“汗恰”最喜欢吃的苹果放在它嘴边。这种人与牦牛之间的深情,展现的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意识和文明观。

三是生动表现时代进步和时代进步中的人。影片以拉齐尼·巴尔卡回忆的方式在现实和历史之间闪回,既使得叙事更加灵活自如,也凸显了现实和历史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呈现出帕米尔发展进步的历史景观。现实中,是现代化的喀什机场、慕士塔格雪峰下的优质公路、建成通车的现代化盘龙古道、崭新的牧民定居点……历史闪回中,是危机四伏的山路、破烂不堪的木桥、肩挑手抬修路的纯手工修路……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彰显出帕米尔高原上时代的进步。特别是刘朝投身其中的盘龙古道,虽险峻如故,却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展现出惊人的美。而塔什库尔干帕米尔机场的沙盘和设计图片,让人对帕米尔的发展充满无限期待。向着新生活迈进的历程,就是拉齐尼·巴尔卡们、刘红军们奋斗的历程;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就是拉齐尼·巴尔卡们、刘红军们的愿景和初心。

四是艺术构建极具感染力的“空间诗学”。帕米尔高原独特的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既能增强艺术创造力,也可能遮蔽艺术表现力。二者之间,全在于创作者对空间资源持何种艺术立场、取何种表达方式。滥用空间资源者,必然陷入景观至上的泥潭,失却灵魂与内核;善用空间资源者,方可取得艺术表现力的强化乃至倍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空间诗学”追求上显然属于“善用”者。“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巡边员和牦牛队艰难行进的险要山脊、山路、雪原,少年拉齐尼·巴尔卡纵马飞驰的山川河流,边防战士王烈坠落其中的深深的冰缝……这些自然空间都与人物的命运紧紧相连,既让人强烈感受到帕米尔高原地理空间的冲击力,更让人深化了对人物命运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风格浓郁的民族服装和民居、在三代人之间传承的牦牛鞭、塔吉克民族独特的吻手礼、切糕烙烧成灰治冻伤的“秘方”、巴依卡·凯力迪别克送给刘红军的袜子和拉齐尼·巴尔卡送给刘朝的护肘、牦牛吃羊比赛、多次出现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动人旋律……这些人文空间的独特元素,为全片营造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而本片“空间诗学”的意象化表达,也非常鲜明。比如多次出现的鹰,在不同的场景里具有不同的拟人化内涵和象征意味,而拉齐尼这个名字本身含义就是“雄鹰”,这就使鹰与人之间产生了一而二、二而一的深刻关系;在几个主要人物之间传递的鹰笛,如同鹰的翅膀,代表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作为一种象征物而强化了其艺术感染力。可以说,通过匠心独运、风格独具的“空间诗学”表达,让“时代楷模”有了意味深长的“空间”。

为什么“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为什么“多大恩惠、多大忧伤,都经不起太阳晒”?为什么“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孩子”?为什么“没有界碑的地方,他们就是移动的界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答案尽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